

论巴尔扎克的 现实主义整体观

●●蒋新平

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整体观,是指他的现实主义作品和理论中呈现出的对社会的全局、本质和符合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法国文艺评论家泰纳说:巴尔扎克“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有系统”,“他看到了细节,同时也看到了联系各个细节的规律”,“巴尔扎克抓住了真实,就是因为他抓住了整体。”^①可见,现实主义整体观在巴尔扎克的创作和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要想全面地了解巴尔扎克,我们就不能忽视这一点。

(一) 作品整体的蓝图和框架。

《人间喜剧》,是巴尔扎克毕生创作心血的成果。它汇集了作者90多部小说。但这90多部小说在《人间喜剧》中并不是机械地合并和汇总,也不是一般的作品集,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巴尔扎克现实主义整体观的具体体现。

据《巴尔扎克传》^②和《人间喜剧》前言的内容来看,巴尔扎克设想,《人间喜剧》在内容上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叫《风俗研究》,它主要“反映一切的社会实况”^③;第二部分《哲学研究》,是以批判的眼光去考察感情的来源和生活的动机,即阐明《风俗研究》中描写的全部社会现象所产生的原因。《分析研究》,则是探讨社会存在的原则。这三类作品所侧重揭示的“现象”、“原因”、“原则”在内容的横向联系上表明是“反映整个社会实况”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内容的纵向层次上,显示出作者由浅入深剖析、把握社会现实的过程。作者试图通过这种内容侧重点不同的三类作品的创作,为我们构筑了一座浑然一体的绚丽辉煌的艺术大厦。

在形式结构上,按巴尔扎克的设计,《风俗研究》是底座,《哲学研究》是腰身,《分析研究》是顶尖。底座如果是二十四册的话,那腰身就为十五册,而顶尖只有九册就够了。三个部分的比例是8:5:3。从底部到顶端,一层一层高上去,也一层一层小上去,象一座光辉灿烂的金字塔。每一个大类的作品,就是这座建筑的几个层次,而每一部小说,则是这座建筑层次中的数块砖头。这些砖头相依相伴,密不可分,共同构筑着这座巍然壮观的艺

术整体。巴尔扎克曾计划写一百四十二部作品，构筑他的金字塔，但他过早地去世，使他仅写完九十多部作品。从已完成的九十多部作品来看，他的整体蓝图和框架还是真正在艺术的殿堂中立起来了的。

(二) 将反映整个社会作为作品的追求目标。这在巴尔扎克的大量作品的序言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巴尔扎克说：“我们头脑里负荷着整个社会”^④，并认为，作家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兴趣，是创作一部艺术作品必不可少的条件。这说明巴尔扎克在创作时，注意的是社会的整体画面，以探索时代的脉搏、社会的全貌作为自己追求的宏伟目标的。

这种反映社会的整体思想，第一次清晰地出现于巴尔扎克的笔下，是在1837年，当时，巴尔扎克在《幻灭》第一部的序言里声明，他的每一本书，充其量只是“关于社会的这部庞大的长篇小说里的一章”，他打算着手“全面地描绘社会——描绘它的一切表现，一切阶段”。遵循着同样的思想，他在1938年《出色的女人》的序言中承认说：“一种折磨人的念头——按其原有的面貌从总体上来描写社会的念头，在控制着”他；1839年，在《一个轻佻女人》的序言里，他又重申，他要努力创作能组合成为一部“当代风俗史”的一系列作品。这种思想，在下面的一些地方也表现得很明显：1839年在《古物陈列室》的序言中，他把自己的“长篇巨著”看成是“社会生活事实的汇编”；1840年，他又在《比哀兰德》的序言里，把自己的创作评为“标志着现代社会特征的、广泛的、包罗万象的风俗、人物、事业和运动的广阔画面。”1840年10月11日，他在《致卡斯提里的一封信》里，又谈到了自己从整体上描绘社会的强烈愿望和“写一部整个社会历史”的打算。

在具体的作品创作中，巴尔扎克一步一步地实现着自己将整个社会作整体来表现的目标。以《风俗研究》为例，它是《人间喜剧》的第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其中写了六个场景，每一个场景都描绘出了资本主义人生的一个时代，各有它的范围、旨趣和意义，互相区别而又密切联系在一起。私人生活场景，主要写人生阅历尚浅的青年阶段，这里有纯洁的青年，钟情的妇女和安静的农村生活及行将告终的青春等等；外省生活场景，描写成年时期的转变。这时，人们凡事都要盘算，生活变得严肃了，幻灭开始了，每时每刻实际的利益都在与强烈的情欲和天真的希望发生着冲突；巴黎生活场景，写人生到了衰老时期，这时美德被毁谤，天真被出卖；激情让位给使人倾家荡产的趣味和罪恶，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市场，一切都可以标价卖出和买进；军事生活场景，是通过凶残而激烈的搏斗，表现为防卫和征服而进行的利益冲突；农村生活场景，描绘了发生在农村的生活和斗争。

从《风俗研究》的以上内容来看，它是要突破一切界限，描写一切场景，男女性格和各种生活方式，从青春到年衰，从外省到巴黎，从城市到农村，从政治到军事。以人物为主轴，分门别类，以极大容量的深广度，反映整个社会的生活面貌。作品的另外两部分《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是将整个社会作为描写对象的。三个部分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三) 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内部结构应该是紧凑的，联系的，为此，巴尔扎克特别注意了以下几点。

其一，在单篇作品中，将作品内容要素，诸此细节、人物、环境等与反映的整个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使之构成完整的社会画面。以细节描写为例，巴尔扎克是很重视细节描写的，他在经济细节方面使恩格斯“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

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他的经济细节描写之所以能够容纳这么多的信息量，给人提供认识、把握社会的上佳效果，是因为他的细节描写与作品反映的整个现实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欧也妮·葛朗台》的结尾，葛朗台用生命的最后之力，拼命去抓那镀金的十字架的细节，有着很强的典型性，其思想意义与作品揭示的整体现实的社会关系（金钱关系）亦是联系在一起的。

巴尔扎克也很注意刻画人物性格和反映社会整体生活的联系。他极力反对欧仁·苏在刻画人物时表现出的对社会整体生活的漫不经心，认为欧仁·苏在刻画人物时，根本没有考虑到它们是整体社会生活的大画面的组成部分，而是将人物作为孤立的个体来描绘，结果写出的人物只是孤立的存在。欧仁·苏在《让·卡瓦利埃》里把路易十四描写成这样一个人：他“好吃”，“身上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怪味”，为了显得高一些，他“在鞋子里垫上一付纸牌，在头上戴上高高的假发”。巴尔扎克认为这些细节脱离了整体的社会生活，如果将形象放在整个时代背景上去揭示的话，那路易十四应该“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城堡的建造者、运河和纪念碑的建筑师、艺术和商人的庇护人”。巴尔扎克在这里尽管对路易十四评价过高，但是他强调作品内部因素与反映的社会整体的联系，则具有较多的真理成分。

其次，巴尔扎克利用“串篇”人物，增强作品和作品之间的联系。

巴尔扎克是以反映整个社会的生活为出发点的，他的单部作品，写的只是个别、局部的矛盾冲突的发生、发展和解决，并不是整个社会规模冲突的全貌。只有将作品与作品之间的画面、情节完整而连续地串联起来，才能反映出社会的全体，使所有作品成为有机的整体。为此，巴尔扎克小说中设计了大量的串篇人物，如：鲍赛昂夫人、拉斯蒂涅、吕西安、阿拉斯大齐等等，他们从这部长篇小说串到那部长篇小说，从这部短篇小说串到那部短篇小说，把各种小说反映社会的不同画面粘合在一起，从而促进了超越于个别长、中、短篇小说的整个画面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此外，他还利用经纬交织、纵横结合的内部结构，加强作品和作品之间的联系。

一方面，《人间喜剧》以历史发展规律为“经”，贯穿作品与作品之间，从纵向描写了封建贵族的日益衰败，资产阶级的日趋强大，通过两种阶级力量的兴衰长消的对比变化，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鲍赛昂夫人就是一个走向没落的封建贵族的典型。她本是宫廷贵族的后代，是“巴黎社交界的王后”，“贵族社会的领袖”，然而，在《高老头》的作品中，于情爱的竞技场上，她却运气不佳，败在资产阶级小姐洛希斐特的手下，而被排挤出上流社会。在《弃妇》中，隐居的鲍赛昂夫人，虽然又有了恋人，但又被资产阶级小姐罗地埃夺走，这样，鲍赛昂夫人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弃妇”。其它贵族的代表人物艾米丽小姐（《苏城舞会》）、艾斯格里雍侯爵（《古物陈列室》）等在连续的作品中，命运亦是如此。巴尔扎克通过这些人物，为我们展示了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贵族阶级走向灭亡的过程，表现了封建主义被资本主义代替的必然性。在作品和作品之间的纵向联系上保持了连贯性。

另一方面，作者又以金钱原则为“纬”，从横向描写了金钱势力的强大和罪恶，通过对资产阶级丑恶灵魂的剖析，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赛西儿在婚事中感兴趣的只是对方的财产（《邦斯舅舅》），斐纳为了金钱嫁给了纽沁根（《高老头》），葛朗台“是只老虎，是只巨蟒”，为了金钱可以不顾女儿的爱情和幸福（《欧也妮·葛朗台》），作者通过这些典型人物的刻画和描绘，在作品的横向联系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生活是“一部由金钱

开动的机器”（《高利贷者》）这一共同的社会特征。

由于作者既注意了单个作品内部要素和作品反映的整体社会生活的联系，又考虑了作品和作品之间的统一和衔接，这就大大增强了总体作品表现生活、反映社会的整体功能，真正“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⑤。

二

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整体观的形成，与他的唯物主义哲学观有关。

构成巴尔扎克的世界观的成分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有保皇党的政治观点，又信仰天主教，在哲学观点上保留着明显的唯心主义成分。但巴尔扎克的世界观中也有着进步的成分，那就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及科学的研究和观察社会的方法。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巴尔扎克受消极浪漫主义的影响，在创作中为了一些先验的世界模式去唯心地杜撰事实。这种唯心主义的认识方法，使其创作过分地注重对死亡、凶杀、监禁、疾病等偶发事件的揭露上，作品的艺术价值并不高，这一时期的作品：《海盗阿尔古》、《阿尔坚的牧师》等，连巴尔扎克自己后来也表示不满意。自三十年代起，他与轻视现实生活、轻视周围环境对现象的制约性的消极浪漫主义逐渐决裂，唯物主义认识论开始占据了他世界观的主导地位。他对思维和存在这一哲学的根本问题一直进行思考和探讨。他在自传性小说《路易·朗贝尔》中，曾通过他自己的化身路易·朗贝尔谈到“理智完全是物质的产物”，他承认“思维的物质性”，还“认为思想和观念是人的内部机体的运动和行动”。巴尔扎克还听过历史学家基佐的课，接受了基佐的一些唯物主义观点，使他能够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理解整个社会现实，在创作前“埋头调查、解剖人的举动，细细观察人的面貌和声音的变化”，然后“根据事实，根据从生活中得出来的结论”⑥写自己的书。这种脚踏实地、立足现实的唯物主义态度，也使巴尔扎克在深入地考察细节和琐事的时候，易于见到事物之间的联系，然后“以老螺钿工匠的那种耐心和手艺把它们组合起来，使它们构成一个统一、独立、新鲜的整体。”⑦

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整体观除与他的唯物主义哲学观有关外，直接的启发却来自法国自然科学界的一场争论。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法国生物学界有两位著名的学者，一者为居维埃，另一个叫圣伊莱尔，他们是科学院的同事。居维埃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分析的方法，把事物分解为个别、独立的因素，无视于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圣伊莱尔则用综合方法，十分重视事物的有机性和完整性，重视事物部分之间的统一联系。这显然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这种方法论上的重大分歧终于酿成了一场大争论。1830年，当圣伊莱尔提出了动物机体构造的“统一论”时，遇到居维埃的反驳，于是一场似“火山爆发”的争论在科学院公开发生了。这虽是科学界的一场争论，但波及面很大。恩格斯、歌德等著名人士皆对这场争论作出过反应和评价。这场争论也自然吸引了巴尔扎克，他完全站在圣伊莱尔一边。

巴尔扎克受圣伊莱尔“有机统一”学说的影响，认为社会也和自然界一样，没有任何孤立的东西，是由各种互相联系的事物组成的有机整体。在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比较中，巴尔扎克形成了整体、系统观察社会的方法，也逐渐形成了现实主义的整体观的基本内容。

三

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整体观对他自身的创作及整个现实主义创作和理论都有着不可磨灭的重大意义。

在现实主义整体观指导下，巴尔扎克以反映一个国家（法国），一个世纪（十九世纪）的历史面貌为己任，以浩瀚磅礴的气魄，波澜壮阔的热情，给我们绘制了一整卷幅员广大，形象逼真的现实主义的历史图景。他表现的不是一家一人，而是整个社会，不是一水一池，而是整个海洋。如果没有明确的现实主义整体观的指导，谁也不会选这样吃力的担子放在肩上。

巴尔扎克前后的一些现实主义作家，如：司各特、司汤达、狄更斯、萨克雷等等，尽管他们在刻画人物形象，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方面有很多成功和可取之处，但由于他们缺乏巴尔扎克这种现实主义整体观的指导，所以在反映历史的深广度的结合上，在表现社会的整体性和集中塑造众多的典型人物方面，他们都不能与巴尔扎克相提并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巴尔扎克是一条滔滔不息的大河，其它人只是一些支流小溪；巴尔扎克是一个五彩绚丽的大花园，其它作家只是几支独秀；巴尔扎克是整部历史，其它人则是这史书的数页数节数章。巴尔扎克可以容纳他们，但他们谁也不能替代巴尔扎克。

现实主义的整体观产生了巴尔扎克《人间喜剧》这样的辉煌成果，还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

长期以来，人们对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进行阐述、概括时，都不约而同地将注意的焦点集中在典型人物、典型环境、典型细节等方面，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它们代表了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但对典型化的具体过程的研究，人们仍没有得出一个完全令人信服的结论来。

我认为，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整体观在单部作品中注意的细节、环境、人物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些因素与反映的社会生活整体画面的联系，恰恰是对典型化的过程的具体、精确、完整的表述。塑造的形象做到了以上两方面的“联系”，就可以达到典型的高度。

恩格斯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说：“你的人物，就它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它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的了。”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典型人物可以孤立存在，而是说只有将人物与环境联系起来，将人物置于社会发展的整体面貌中刻画，才能“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表述的内容与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整体观大致差不多。欧仁·苏、左拉之所以在塑造艺术典型方面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强烈批评，也是因为这两位作家缺乏巴尔扎克的整体艺术观，不是从反映社会的整体要求出发去利用、选择细节、刻画人物，而是不厌其烦地描述那些在社会发展的总体运动中消失了的那个别细节，这就不可能塑造出典型形象来，而且往往还歪曲时代的本质。

从上可知，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导师在对作家的艺术典型进行规范、要求时，与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整体观所体现的原则，是基本一致的。因此，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理应重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整体观，并将之纳入到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中去，使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更加丰满、更加完善。

（下转第84页）

学家、大学教师以及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大力支持。

我的观点倾向于后者。我们应关心并密切注视新西兰英语的发展，应进一步研究新西兰英语，而且应理论联系实际，使大家通过比较，鉴别各种英语的异同，提高教学效果，提高交际能力。

主要参考资料

- 1、New Zealand English Newsletter (No. 6, 1992)
- 2、New Zealand English Newsletter (No. 4, 1990)
- 3、New Zealand English Newsletter (No. 3, 1989)
- 4、New Zealand Ways of Speaking
- 5、New Zealand English (by Elizabeth Gordon & Tony Deverson)
- 6、How To Write & Speak Better (Reader's Digest, Sydney, 1992)

（上接第30页）

当然，作为文学史上的一座现实主义里程碑，巴尔扎克亦有自身的缺陷和局限。

他有整体、全局把握事物的能力，但由于他还没有找到一种明确的东西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抗衡，所以仍然未能下决心与这个社会完全决裂。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反映社会时，尽管具有整体观，但在对整体画面的事物和人物进行评价时，仍得出一些不符合实际的结论来。

他的现实主义整体观，有朴素的历史主义观点，但尚未达到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所以其作品对历史规律，特别是阶级斗争规律的反映，常常还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

他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矛盾和弊端，对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但他是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从人性的角度来揭露资产阶级的贪婪、吝啬、狠毒、狡诈的，所以，这种批判和揭露是欠彻底的；他反对资产阶级，但往往反对的不是资产阶级的全体；他揭露金融资产阶级和社会的黑暗现象，但为的是维护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

以上种种缺陷，限制了巴尔扎克用现实主义整体观去把握和认识社会的本质、规律的能力，反映了作者思想和世界观上的复杂矛盾。尽管如此，在总体上，这些缺陷还是无损于巴尔扎克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整体观与他的作品一样，永远闪耀着灼人的光焰。

注释：

- ①《巴尔扎克论》，《文艺理论译丛》57年第三期。
- ②《巴尔扎克传》，司蒂芬、支卫格著，吴小如、高名凯译，海燕书局1951年。
- ③《古物陈列室》、《钢巴拉序言》、《古典文艺理论译丛》65年第十期。
- ④《巴尔扎克年谱》，丽列叶娃著，王梁之译，作家出版社1962年。
- ⑤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 ⑥达文《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序言，《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962年第三期。
- ⑦义文《哲学研究》导言，《古典文艺理论译丛》65年第十期。